

二十世紀蘇州的故事

上

百年觅渡

吴恩培 ◆ 著

BAI

NIAN

MI

DU

◆ 北京文艺出版社

二 十 世 纪 苏 州 的 故 事

百年觅渡

BAI

NIAN

MI

DU

吴恩培 ◆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1998年国庆节摄于苏州觅渡桥境

吴恩培

1982年元月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入载《中国当代教授大典》、《中外名人辞典》等。

主要作品：

◆ 散文集《谷底》

（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 长篇小说《巨商沈万三》

（199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获1997年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 电影文学剧本《大西北人》

（1984年青海《剧影丛刊》刊载）

◆ 10集电视剧文学本《柴达木人》

（1989年青海电视台录制，1990年西北五省区电视评奖获奖）

◆ 14集电视剧文学本《塔里木人》

（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评奖获奖）

◆ 10集电视剧文学本《沈万三传奇》

（1996年苏州市电视艺术中心、苏州电视台等录制）

◆ 4集电视剧文学本《大雷雨》

（剧本系合作，1997年中国作协文采声像公司、常州市政府等录制）

这是本世纪从苏州那幽暗的老房子里扒出来的一部编年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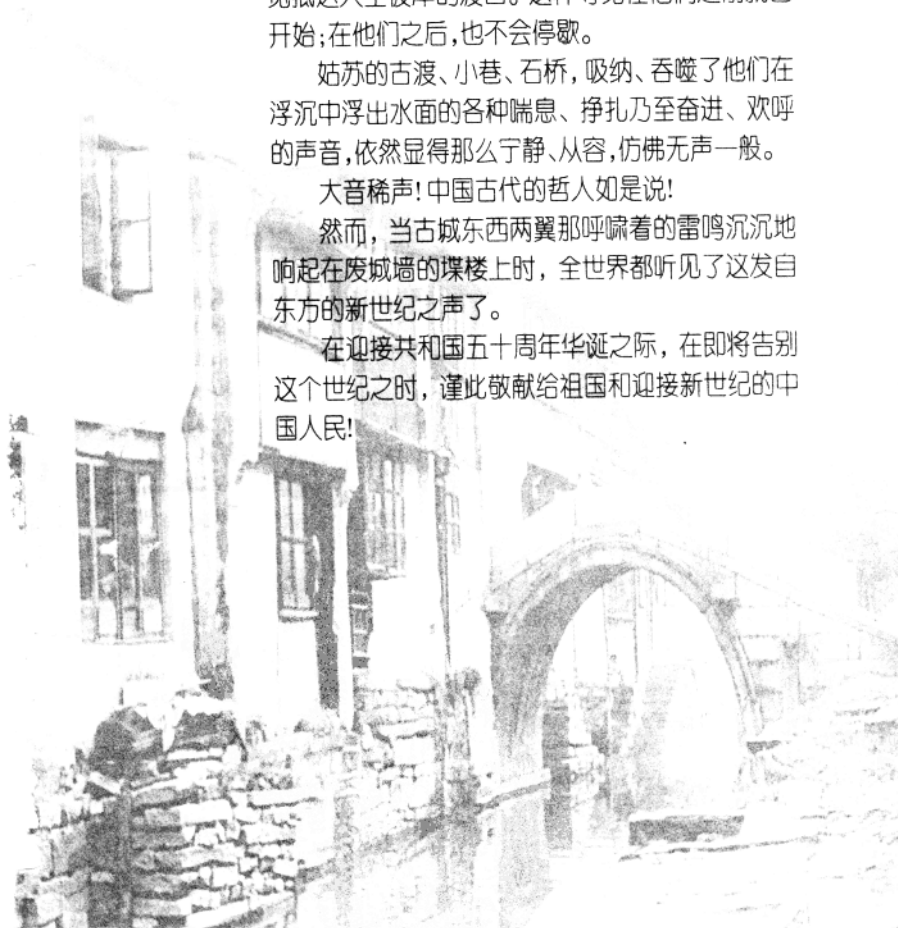
小说中虚构的五六个家族、四五代人在百年间相互交叉、各自浮沉。命运的回旋声里，古老的文化正是延续在这从不间断的生命更替之中。小说中人在奏响一支支人生绝唱的同时，终究是在苦苦地寻觅抵达人生彼岸的渡口。这种寻觅在他们之前就已开始；在他们之后，也不会停歇。

姑苏的古渡、小巷、石桥，吸纳、吞噬了他们在浮沉中浮出水面的各种喘息、挣扎乃至奋进、欢呼的声音，依然显得那么宁静、从容，仿佛无声一般。

大音稀声！中国古代的哲人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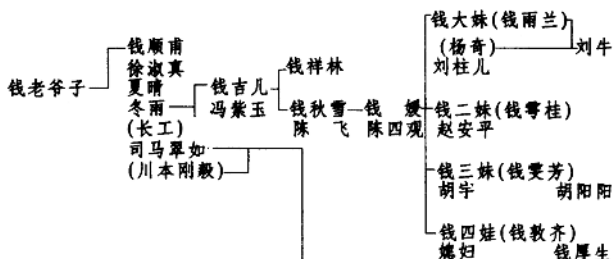
然而，当古城东西两翼那呼啸着的雷鸣沉沉地响起在废城墙的堞楼上时，全世界都听见了这发自东方的新世纪之声了。

在迎接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之际，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纪之时，谨此敬献给祖国和迎接新世纪的中国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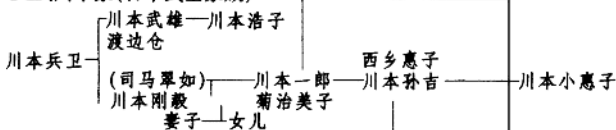


《百年觅渡》人物家族世系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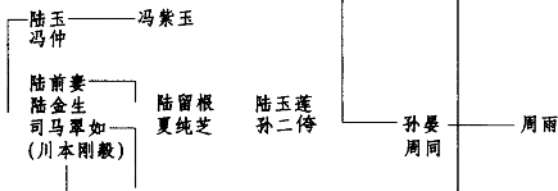
●一、钱家(同里富商,后移居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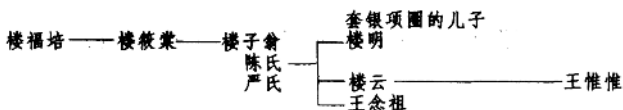
●二、川本家(日本武士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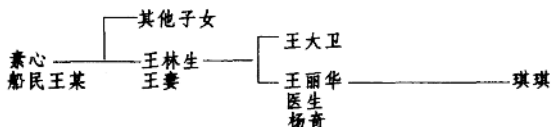
●三、陆家(太湖畔蒲家浜村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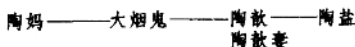
●四、樓家(苏州世代书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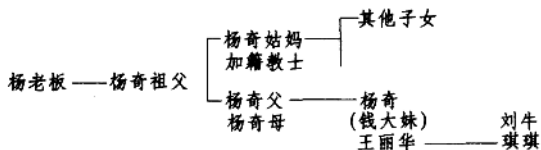
●五、王家(同里丫环素心与渔民王某结成的人家,其子王林生后为太湖刀帮首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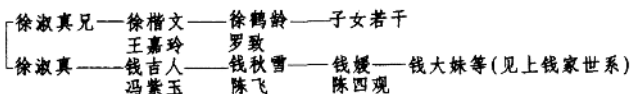
●六、陶家(苏州破落读书人家,后代投身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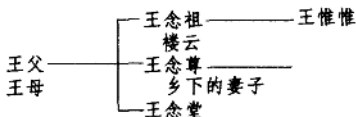
●七、杨家(原为电灯厂老板后破产,后代为城市居民)



●八、徐家(东山富家,与钱家联姻,后办厂,移居上海、香港)



●九、王学士后人(祖上为明代大学士,后人为城市贫民)



目 录

第一章	作品 1899:世纪末的秋	1
第二章	作品 1906:振华的实业梦	42
第三章	作品 1910:丝竹弦上的血	77
第四章	作品 1911:走进民国	100
第五章	作品 1920:泣求和平	125
第六章	作品 1923:云散水流去	158
第七章	作品 1937:血色中的江南	200
第八章	作品 1945:踏进胜利的门槛	250
第九章	作品 1946:古禅寺的缘	292
第十章	作品 1955:如歌的行板	320
第十一章	作品 1966:风云乍起后	343
第十二章	作品 1967:倒下的不死鸟	367



第十三章	作品 1968:人与“佛”的对话	416
第十四章	作品 1977:吴水依依	465
第十五章	作品 1978:写满沧桑的古巷	500
第十六章	作品 1981:泪和着的旧因缘	556
第十七章	作品 1983:城东月未圆	597
第十八章	作品 1984:寻觅“渡口”	656
第十九章	作品 1985:都市季风	701
第二十章	作品 1986:颤抖的爱	738
第二十一章	作品 1987:母亲湖	774
第二十二章	作品 1993:硝烟没有散去	810
第二十三章	作品 1995:追寻失却的梦	837
第二十四章	作品 1998:大河长流去	886

● 第一章

作品 1899:世纪末的秋



公元 1899 年深秋,百年一遇的世纪之末。

当西方的知识分子笼罩着一种颓废的世纪末情绪时,可对于头上瓜皮缎帽下拖了条长辫子、不谙西历而只知以农历和皇上年号纪年的钱顺甫——钱老爷子来说,他只知道这年是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猪年的九月——该去天平山赏枫了。

天平山本是苏州郊外的一处名胜。群峰拱翠,山多怪石,如万笏朝天。山头云影曰天平,实因山顶正平而故名。北宋时著名的宰相范仲淹家祠及范氏祖坟,均在是处。明万历间,范仲淹第十七世孙范允临于此构筑天平山庄,并种有从福建带来的三角枫数百株。三百年后,这些老枫已是苍然,每每岁至深秋,枫叶由青转黄转紫转褐直至深红,故有天平五色枫之谓。当然,每至枫叶红时,城中男女老幼,纷至沓来。这天,钱老爷子和一帮子姑苏老名士,清晨步月而出,治饌载醪,相与诣天平山而游焉。山上山下,少不得采菊泛酒,举觞一醉。红枫林中,闻樵歌牧唱,相与应答于翠微

空旷之间。一日尽兴，直至傍晚方回到那有七八进的姑苏老屋中。未料甫坐未定，那离苏州东南三十多里外的吴江县同里镇上的老家中来人说，钱老爷子惟一的儿子钱吉人从日本回来了。

同里为吴江著名的七大镇之一，民风古朴，物产富庶，小桥流水依然。据说同里原名“富土”。因名声太响，每至荒年岁月，江南江北的逃荒者闻此“富土”之名蜂涌而来。当地的士绅们招架不住之时，于是将竖写的“富土”二字，去其一点，拆拆并并，改成了“同里”。

从同里镇走出来的钱顺甫，虽是寄寓苏州多年，欢娱声色，然毕竟年近花甲了。对他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儿子越来越成为他心中的依靠。五年前，儿子为逃婚事在上海跟了个日本船长去了日本。后来的日子里，钱顺甫每想到这里，心中就有些委屈。他给儿子找的媳妇，也是同里镇上的名门望族啊，不就是人胖了点、下巴短了点吗！可他却一怒而去，几年中，没给家中，实在地说，没给他这个父亲来过一封信。可如今，他却回来了。

大清早，钱老爷子就忙着张罗船。他在苏州新近讨的小妾司马翠如从昨晚起，就缠着他说也要回去看看，还说要在同里家中烧香点烛拜天地，定个名分儿。看着翠如那张讨人喜欢的脸，钱老爷子心中却烦了起来。翠如才十九岁，比钱吉人还要小三四岁，上个月钱顺甫花了一千两银子，从阿黛桥旁同春坊一家妓院买来的。如今儿子刚回来，这带了她回去，叫儿子可怎么开口叫她这个姨娘，更主要的是，本来就心存芥蒂的儿子会怎么看他这个老东西，还有家中那位正房又会是怎样？种种未定的因素，使得钱老爷子多少就范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也不管翠如泪流满面，硬是把她一人留在了苏州那临河的老屋中，自己和几个仆人上了船。

船从胥江开出，过了盘门东行，向南折向京杭大运河。钱顺甫站在船头，看着那横卧在护城河和运河连结处的一座拱形古桥和据此桥而设立的关卡，问正摇着橹的船家，“这座桥叫什么？”

“老爷，这就是觅渡桥呢！”船家一手指着桥西面的农田说，“这

里可就是苏州人称做的青阳地了。”

“觅渡桥和青阳地,就是在这里?”钱顺甫有些惊讶。昔日从这里过时,他大多躺在船内,或是睡觉,或是看书。竟没好好地看看过这觅渡桥一眼。可这些年来,这觅渡桥和青阳地在苏州简直成了人们“讲张”——聊天的话题了。五年前的甲午(公元1894年),大清国的铁甲船被日本人打光了,李中堂到日本,跪着签了个《马关条约》,割了台湾岛、赔了二万万两银子不说,还把苏州等地列为了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内,日本人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对这列为通商口岸事,在江苏巡抚衙门所在地的苏州,官员士子乃至百姓们当时似乎还没意识到这将会给他们的今后带来些什么影响呢!

看着那座古桥的石缝中长出的几株小树,钱顺甫这才将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七月,被苏州老百姓俗称为“洋关”的苏州关税务司署与这觅渡桥联系了起来。本来,那据《马关条约》所订条款而成立的苏州关税务司署,署址就在这觅渡桥西堍。据此,觅渡桥则成了苏州关稽查苏州、杭州、上海三地商船往来的重要隘口。令钱顺甫和他那班姑苏老名士们后来一提及就愤懑的是,这被大清皇上钦命为四品衔的苏州关首任的代理税务司司长,竟然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

是时,在离苏州三十多里外的同里,钱顺甫正在为儿子出走了的事烦着。

钱家可算是同里镇上的望族了。

同里全镇方圆五里,居民千余家,规模并不算大,但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税课事务的繁忙及税额之多,都超过了吴江县城。兴许是这经商贸易的氛围对商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早在南宋时,作为汴梁富商的钱氏先人就南渡到了这里。历经元、明、清诸朝代,到了钱顺甫这一辈,已是钱氏南渡这一脉的第二十四代嫡派传人了。钱家历代经营丝绸棉麻、土布皮革以及茶叶等土产。可到了钱顺甫父亲时,这生意却越来越难做。西方工业品由海路大量涌入东

方,中国迅速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尤其是西方纺织品的大量进口,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农村的家庭副业。东北的皮革、南方的茶叶都被外商大量压价收走,甚至价格也受外商的控制。钱顺甫的父亲钱老太爷显然担忧,世代经商之家,到了儿子这一辈还能像前代那样纵横捭阖了吗?然而,久居江南的他更知道,在苏州这种地方,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到哪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呢!家贫无力者姑且不论,有力者,都是堆了金钱地让后代走那条他也曾走过,但没走通的路——科举。像上一代人一样,他也当然希望儿子走这条路。即使走不通,试试也好。

本来,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滋润、涵养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同里镇自宋代以来,科第不绝,儒风不衰。镇上的经商大家也多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这小小的一镇,宋元明清代代有进士举人多名。镇上有宋建状元坊,明建步蟾坊、进士坊等不下十几座。对钱顺甫来说,他当然知晓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同里镇上那个中了进士的费某人,他少时还曾和他一起读过蒙塾。他也认识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高中进士的庞某人和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中了进士的王某人,他们都是同里人。也许是祖上积德,也许是先人坟头上冒了青烟,他们都高中了。随着他们的折桂,邑里增辉,祖上荣耀。

正是在这种地域渊源、家族荣誉和实际利益的驱动下,钱顺甫和镇上的富家子弟一样,自小就被父辈们或是家塾或是私塾地开馆蒙读了。二十多岁时,钱顺甫到苏州参加科考,这是乡试前的选拔考试。钱顺甫以名列一等前茅的成绩,取得了正式进入科举大门的资格。可接下来的两次金陵南闱乡试,却都是名落孙山。可就在这一年,小时候和他一起读过蒙塾的邑人费延厘中了进士,后来还沐皇恩被授翰林院编修。钱顺甫却是锐气消磨,前程无望,到了二十八岁时,娶了苏州东山大户徐氏的长女为妻。

东山又称为东洞庭山,本是苏州东南伸入太湖中的一个半岛,它在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合称为洞庭二山。这里的商人向被称为

洞庭商帮。江湖上称之为“钻天洞庭遍地徽”者，正是指当时在江南足以左右商界的洞庭商帮和徽帮。

钱顺甫的岳翁徐氏本为东山望族，明代就有先人贾于楚之长沙，奔走于湘汉间。这位嫁到同里的千金徐淑真，年方二十，虽比钱顺甫小了几岁，可品貌端庄，举止合度，夫妻倒也恩爱。新媳妇进门不久，钱老太爷撒手人寰，临死前再三嘱咐钱顺甫，死后一定要将他葬在苏州最高的阳山主峰他已选好了的一处风水地上。钱顺甫知晓，老太爷生前除了经商，剩下的时日就是酷爱这天文地理、阴阳卜筮之类的不经之书，可其时的他，对这术数却偏偏不信。同里这四周虽说是平原，却也是有些土坡坡的干燥之地的。别人家在这里葬坟，不也是富贵发达，子孙满堂么！何必一定要葬到那几十里外的阳山上。那里，别说抬口棺木上去是极犯难的事，就是今后的春秋祭扫，这女眷们可怎么上得了去。于是，他便在同里镇旁的一座小土山上，找了处地方，修了墓道墓园，将老爷子葬了。

族中的人，虽背后嘀咕，但儿子执意如此，别人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可渐渐地，钱顺甫却心里越来越犯起疑来了。这徐氏过门多年，一直没生下个孩子。为子嗣事，钱顺甫一下子又讨了两个小妾进门。可这都是年方十八岁的夏晴和冬雨进门以后，也都是毫不动静。钱顺甫鼎盛之年，家财万贯，却是膝下无子，不免有几分悲凉。

一日，钱顺甫在同里的南园茶馆喝茶。

江南的茶肆，在江南人的生活中本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朝于斯，夕于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怡情会友、打探讯息，也莫不于是乎在此。这日钱顺甫听一个熟稔的茶客说起，北乡一户人家因请了风水先生择地重葬亲骸，葬了一处人丁发旺之地，他妻子便像猪婆似的，一年一个，一连生下了几个儿子。钱顺甫当时听了，心中不免一动，莫不是违了先父之命，将他老人家下葬的地方弄得不当，这才使我钱家门庭清冷。兴许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那无形的传统渐次回归，他在家把老爷子的遗留下的《周易集解》、《参同契真解》之

类的书翻出，拍去厚厚的尘土，便仔细地看了起来，越看却是越觉得地下的老爷子在对着他吹胡子瞪眼。他有些怕了。于是乎择日又将老爷子的骨骼重新安葬到了阳山顶。

说也灵验，这过了两个月，冬雨居然就怀上了。这钱顺甫当然喜出望外，给家中那老爷子的牌位，又是进香上供，又是领着阖家磕头地举行着祭祖大典。大典中，钱顺甫磕头后，轮着正房徐淑真，然后就是冬雨。徐淑真跪在蒲团上磕头时，磕得很慢，头碰在地上久久地不肯起来。她既自怨自艾，怨自己为什么那么没用，可又怨老祖宗们为什么不开眼，怎不把这个孩子怀在她身上？她匍匐在地上时，泪流了下来，可谁也没在意。而那个冬雨，头还没磕好，族中的几个老人、老妪以及钱顺甫就忙不迭地要扶她起来，说是怕动了胎气，还说钱家一脉系在了冬雨的身上，得保重身子。少磕个把个头，老祖宗们不会怪怪的。徐淑真看着冬雨那倍受欢宠的嗔态，心中难受极了。举行祭祖大典的家中之人，无论是上人还是下人，和她这个长房媳妇眼神相对时，总是客气地一笑，她弄不清这是可怜还是嘲弄？于是推口说身子不舒服，先回房去了。可阖家的人没一个要拦住她。昔日在娘家时，她哪里受过这份气？回到房里，她扑在床上，终于号啕大哭了起来。

一日，夏晴来找徐淑真，并说，这冬雨与家中的一个长工有染。徐淑真一吓，说，这不能乱说！夏晴信誓旦旦地指着天地说，某日老爷不在家，她清早起来，猛看见家中那个长工蹑手蹑脚地从冬雨住处那隙开着的门内闪了出来，冬雨正住在她对门，于是那个个子高高的长工正巧和她撞了个照面。

徐淑真听了一阵高兴，然而又怕夏晴是出于妒忌而把事情搞糟，于是她着人将那高个子长工抓来厉声喝问。长工吃不住，一一招供了奸情。徐淑真把那供状摊在钱顺甫面前时，钱顺甫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些日子，在钱家，夏晴和那高个子长工都突然不见了。未几，和冬雨几乎是同时腹部腆起的徐淑真就传出话来说，夏晴回无

锡娘家省亲，船过太湖时，遇到风浪。船沉没了，夏晴和摇船的长工都葬身了水底。为替夏晴超度亡灵，徐淑真还请了些和尚道士在家中吹吹打打地打斋了一阵子。又过几个月后，钱家的人都知道，徐淑真和冬雨都被船送到苏州城里那美国人办的博习医院去生养了。

冬雨在医院生养了个男孩后，尽管下身还淋漓不止，但已被卖给了一个陈姓的安徽商人，商人将她带回安庆去了。做了几个月假孕妇的徐淑真风光地抱着孩子回到了同里。

这孩子就是钱吉人。



这血泡泡的孩子，被徐淑真带养大了。当然对钱家阖家老小来说，都只知道这孩子是徐淑真养的。至于那没归来的冬雨，则是被告知说，生养时横位难产，大人和腹中的女胎都罹难于博习医院。起先还有人惋惜，说冬雨恁地命薄，后来冬雨则渐渐地被人们淡忘，谁也不提起这个姨娘了。

然而悉知并默许这一切的钱顺甫，他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有时，他感到徐氏手条子太辣，但很快也感到她的用心良苦。只是他看着这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钱吉人时，总觉得这孩子的眼光怪怪的。或许是长工的贱种，那时他觉得这孩子哭起来都有股子贱相。陪徐氏他们去那美国人办的医院时，他也去查过，化验下来，洋医生说他不会养，起先他还死犟地认为会养不会养是女人的事，可后来转而一想，自己身边的三个女人，那两个至今从没尝过怀孕的滋味，死了的或活着的，肚皮都一直空着。而那个怀上了的，也终于承认了是好心地想给他生一个，不得已借了那个长工的种。一句话，怀上的也不是他的种。是时，他终于信了，知道自己的种出了问题——根本不会生养。万念俱灰、死了心的他，倒也生出破罐子破

摔的变态心理。可冬雨的借种怀胎，倒使这个家，倾斜了起来。

他本不想留下冬雨这个贱货和她肚里的那个贱种，可已知无望生育的徐淑真却一反常态，非要冬雨怀里的那个孩子了。可冬雨要是被逐出而离去的话，那当然把那肚里的孩子也要带走了。作为一个男人，这个野种的存在，恰恰是在宣示着他的无能，他当然不想要。然而当他听徐淑真说，冬雨借种怀胎，她可要借腹怀胎时，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当然知道徐氏贤淑的背后总有种令人凛然的东西，于是一任她去操作了。

有时，他也想起那无辜死去的夏晴，直觉得对不起她，有时又觉得她是自己多嘴，于是对祸从口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她不是因一张嘴而惹祸么！否则，他钱顺甫也不会知道钱吉人不是自己的种。这种糊里糊涂，却比什么都知晓要好呢！至于那被卖到安徽去的冬雨，他心情就更复杂了，这个小媳妇，说是为我着想，还说的不忍心让我绝后，可她竟也不找个好种，居然就跟那长工苟合了。然而，这个冬雨要是正经几分，自己至今不还是屁股后面光塌塌的么！如此一想，又觉得还多亏了冬雨，心底里对钱吉人也有了几分亲切。门一关，别人又哪里知晓这门内的事？可悲的是，尽管外人不知，可天知、地知，还有他自己知。唉，知道得太清楚了。

钱顺甫毕竟更知道，他已是无力改变现实，首先是他无力改变自己，于是像通常人们处世的那样，更多的情况下便和这现实妥协起来。他解嘲似地在心底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这孩子都是自己的小妾冬雨所出，冬雨可是和我点过蜡烛、拜过天地君亲师的呢！

钱顺甫本是家族中的长房长子，算起来可是族中的嫡系传人了。他很清楚，要是他无后的话，那只能由族中决定，让别的房内过继个儿子给他，以承桃子嗣了。在冬雨怀孕以前，族中想过继儿子给他的，有好几个。钱顺甫当然明白，肯把儿子给他的背后，除了他们自身在族内的地位需求以外，更多的是为了他钱顺甫这一房那庞大的家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拒绝，更无法拒绝与那一个子嗣一同而来的耻辱——无用无能，连生儿子都不会！

本来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然而，要是族内的人知道他们钱氏的嫡系传人无后并且弄了个杂种当传人，无疑会从族谱上剔除钱吉人的名字，甚至会大哗而惹出风波。更深一步地想，风波过后，自己此身又是何处？想到这里，他不能不气馁了。因此，明知这孩子并非是钱家的种，可他既不敢也不甘说出这一真相。

在外国商品的挤压下，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钱顺甫终也悟了似的对经商心灰意冷起来，在家事中，对现实的妥协态度再度抬起头来。唉，人生本来就是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自己身后无人，留那么多钱干嘛？哼，留给长工的那个贱种，犯得着？舍此，那就只剩下“厚自娱乐”了。再说，祖上留下的这万贯家财也足够自己这辈子的吃用开销外加娱乐，何苦还要这么操劳地对不起自己呢？自己死了以后，管它是洪水还是大火呢！于是他离开了同里，离开苏州，在城内王学士巷中一户败落的大人家手里，买下了那间临河而内有七八进进深的老房子，俨然是一副在苏州另砌炉灶的光景，惜乎“炉灶”砌得太大，而家中人口又太多，未免显得家豪极了。买了房子后，他才听说这败落人家在连年灾中，一次就死了好几个人，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死的？这在他心中，多少投下些阴影。不过，反过来一想，他倒释然了。有哪个上了百年的老屋中不死人的？好在苏州这地方，本是个活人享福的去处，钱顺甫在这里梦魂惯得无拘管地一年里春住虎丘，夏消光福，秋游天平，冬登灵岩，或琴棋书画，或虫草鸟鱼，极悠闲地过起高公般的绅士的日子来了。当然，他身边也少不了女人，不是为子嗣，而是将这性与生育分离开来地享受人生了，于他而言，尽管充满着苦闷和无奈。

其时，徐淑真一人带着钱吉人在同里。对这个东山人家来的少妇来说，她必须要有这个儿子。她知道钱顺甫心中对这个野儿子并不认同，她并非非要他咽下这个酸果，然而把她一人晾在家中，于她而言，终究无颜面。对他在苏州另砌炉灶，她也曾试图迫使他回到同里她的身畔来，然而，试图了几次后她终于知道这并不能强